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人中畫

第三卷 李天造有心托友 傅文魁無意

詞曰：何事消磨君子心？美色與黃金。莫誇樹德，謾稱好義，到此難禁。任他伎倆千般秘，天道卻昭臨。得還他得，失終我失，試看而今。——右調《眼兒媚》

話說湖廣辰州府有一個人，姓李名天造，為人樸直，自幼習了商賈之業，到三十餘歲發有數千金。只恨不曾生得一個兒子。有好朋友勸他道：「兒子與錢財不同，錢財若是苦掙，還勉強得來，兒子倘或命中不該生時，你便娶三妻四妾卻也無用，除非存心積德，行些善事，挽回天意，或者尚有一線之望。」李天造聽了，以為有理。因此遇著好事，力量做得來，就去做，雖有所費也不吝惜。行了三四年，果然妻子熊氏生了一個兒子，眉清目秀，李天造歡喜，替他起名叫做李春榮。到了八歲送他上學。到得十四歲，母親熊氏歿了，家中無人照管，李天造便不叫他讀書，竟帶在身邊，出外學做生意。有人勸他續娶，他道：「晚娘多不愛惜前妻子。」因此不娶。

這年，李天造五十一歲，兒子十六歲。因生意連連遂心，又在湖南買了許多桐油，到蕪湖去賣。自家順便要回家看看，就將載貨的大船，叫家人李貴押了先行，他領兒子到家。過一二日，也就僱一隻船沿途趕來。不期連日俱是順風，行得好得快，趕了十數〔日不能趕〕上。這日正是順風，行得好好的，忽然一個陣頭〔風〕起把□□，梢公連忙落篷，尋港灣泊，費了許多氣力，方才收入一條小港。

梢公泊定船，就對李天造說道：「老相公，這裡是烏江項王廟，有名的去處，你可同小相公上岸去看看，等風定些好行。」李天造聽了道：「有理。」因帶李春榮步上岸來，走不上一箭多路，便到廟前。看見這廟雖然廣大，卻因年深月久無人修整，也都倒塌了，香火也甚寥寥。李天造心中也要入廟拜拜神像，因此時是二月初旬，天氣不暖，又被風吹，覺道身上有些寒意，看見廟旁一間酒店，因想道：「且沽杯熱酒吃吃，再進廟中去瞻仰未遲。」遂走入店，臨窗坐下。店主人遂燙了一壺酒、一盤魚，放在桌上。李天造就叫兒子坐在旁邊同吃。

卻說項王廟中一個老道士，看見有人在廟前走動，定道要進廟來燒香，忙忙烹茶，拿出一個緣簿伺候。過了一歇，不見動靜，只得走出廟來，東西一望，只見在隔壁酒店中吃酒。暗想：「這個人不先進廟拜神，到先去吃酒，定是個好嘴不敬神佛的了。吃醉時一發難與他說話。」遂拿緣簿，走到店中來，對李天造父子打一恭道：「老居士，貧道稽首了。」李天造慌忙答禮道：「師爺請坐。」老道士道：「貧道是隔壁項王廟中，為因廟宇傾頹，募緣修整，今幸老居士至此，要求隨心樂助，奏成勝事。」李天造道：「我聞項王廟甚是威靈，怎麼就這等倒塌了。」老道士道：「若說起項王昔日威靈，真個怕人，祭祀他的，安然無事；不祭祀他的，登時覆沒。聲叫聲應。往來客商，殺豬宰羊，親來祭獻，故此廟貌十分齊整。後來一個舉子題了一首詩在壁上。說道：

君不君兮臣不臣，作威作福在江濱。

平分天下還嫌少，一陌黃錢值幾文。

自此之後，神道的度量不知為甚就帶了許多。祭祀他也罷，不祭祀他也罷。所以數年以來祭祀日少、廟宇日頹，神像俱不巍肅。貧道看不過，只得在神前禱祝，求他顯靈如舊，就好募化。這大王真也靈感，前月托一夢與貧道說：「人心不古，不威不畏，不靈不懼，從今之後尺得又要顯靈了。」老居士若不信，可到廟中一拜，有求必應，方知貧道不可謬言。」李天造說道：「神明感通，理固有之，那裡就如老師這等說的活現？老師請回，我吃完了酒就要到廟中瞻仰一回，助修多寡隨緣，緣簿也到廟中來寫罷。」老道士聽了，就說道：「難得老居士善心，貧道回廟煮茶拱候。」說罷就去了。

李天造又飲兩杯，只見梢公來叫道：「老相公，風又好了，日已平西，快下船去，還要趕宿頭哩。」李天造聽了，忙算還酒錢。因對船家道：「你可先同小相公下船，我到廟中一拜就來。」梢公發急道：「這等大順風不走路，又要拜甚麼？」李天造道：「不是要拜甚麼，我方才已許了寫緣簿，怕他等我。」船家道：「如今寫緣簿也是虛的，等明日脫了貨回來，佈施他就是了。前去還有六十里路，大風大水，過一會趕不及莫要怪我。」李天造想一想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父子遂跟梢公上船。

梢公拽起篷來，那船隨著順風而行。行不上二里，江面忽湧起一片黑雲，初起時只好一片蘆席大，頃刻間散滿一天，把上個江面罩得烏暗。梢公看見忙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快快落篷！」忽一陣旋風，豁喇喇將桅桿刮作三段，那只船在江面亂轉。李天造驚得魂膽俱失，抱著兒子放聲大哭道：「我死也罷，怎能夠救得你？」李春榮也抱著父親不放，哭道：「我與爹爹一處死罷。」忽被一個大浪把船打翻，二人如何把持得定？只得撒手，各自衝開。喜得李天造一浪打在半截破篷上，又一浪將破篷卷轉，遂將李天造夾在篷中。此時風大水急，那半截破篷夾著李天造，霎時流下四五十里。恰恰李貴的大船在前而行，忽見一片篷席從船旁擦過，梢公看見，忙用鉤子搭著道：「撈起來曬乾了，當柴燒也好。」不想一鉤子搭去半邊，卻露出半截人來。忙將鉤子放起道：「原來是個死人。」李貴看見露出醬色道袍，與主人的一樣，陡然心驚，忙叫梢公撈起來看。後面船家也跑將來，七手八腳連篷連人拖上船來。李貴掀開篷一看，認得是主人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忙叫眾人，「快救！快救！」梢公一齊扶起，把胸口一擲，吐出許多水來。然後微微噓氣。李貴見還是活的，連忙扶入船中，脫去渾身濕衣，用棉被擁在他身上，又用熱手在腹上撫摩。李天造得了溫暖之氣，漸漸醒來。開眼一看，忽見李貴在旁，問道：「你為何在此？我春榮兒子死得好苦嘍！」李貴問道：「小相公莫非也遭難麼？」李天造大哭道：「船覆同我一齊入水，我幸遇你們救了，我兒那得有命？」李貴也哭勸道：「老相公不須痛哭，小相公或者有人撈救也未可知，但這樣順風順水，怎得壞船？」李天造道：「這事甚奇。」遂將項王廟的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神道靈應異常，你可叫船家住了船，另僱一隻小船沿江找尋上去。就到項王廟中許個願：若是小相公有人撈救，便重修廟宇、再整金身卻也情願。若是沒命，撈得屍首埋葬，也可完我十六年父子之情。」李貴聽了，叫船家尋港泊船。另僱一隻小船沿江找尋，直尋到項王廟，莫說生的並無蹤跡，就是死的也不見影兒。李貴無法奈何，只得在項王廟中許了個願，回來回復主人。李天造知己絕望，哭個不住。李貴百般勸解，遂開船望蕪湖而來不題。

卻說李春榮自落水中，幸抱著一面斷桅，不致沉沒。說也奇怪，江中大風大水，他竟不隨風水往下流，卻轉逆流而上。頃刻間，流去二百餘里，到了武昌府白楊灣地方，遇一伙打漁船看見，將李春榮救起。救活了，都想他身上有甚財物，你也來搜，我也來尋，卻不料是一個光身子，並無財物。大家失望，又是一個孩子，只有十五、六歲，欲要再推他入江，又無此理。欲救他上岸，又無著落。正在思想，忽江岸上一個中年婦人來洗衣服，眾漁人看見，認（得）是季寡婦，都叫道：「季奶奶來得好，江中救起一個小學生，無處安頓，願送與奶奶。」那季寡婦看一眼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天氣冷，莫要凍壞，可便扶到我家去。」眾漁人叫一個後生，將李春榮背上來。

原來這季寡婦最肯行善，住居離江不遠，轉一個彎就是。那漁人將李春榮背到堂中放下，季寡婦忙取幾件衣服與他更換，放他睡下。又取三百錢與那漁人買酒吃，那漁人歡喜而去。李春榮得了暖氣回轉過來，看見季寡婦指點湯茶在旁看視，忙扒起來，跪下叩謝道：「恩母救援大德，何以為報？」季寡婦就攙起道：「小官人不消謝！你是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誰，因何落水？」李春榮道：「小子姓李，名喚春榮，是辰州人氏。母親亡過，隨父為商，不期在項王廟遇了風潮，忽然壞船，與父親雙雙落水。我今幸虧恩母救了，不知父親此時骸骨何存？」說罷，淚如湧泉。季寡婦勸道：「且莫悲傷，待你養好了再去找尋父親。」李春榮含淚應諾。季寡婦打點被臥與他安歇。

原來這季寡婦娘家姓張，一十九歲就死了丈夫，守寡九年，今年是二十八歲。家產田地也有三四百金，只恨不曾生得兒子，欲要過繼一個，族中又沒人，外姓又沒一個看得入眼。今見李春榮眉清目秀，就有過繼為子之心。到次日，李春榮精神復舊，再三致

謝。季寡婦因說道：「你父母俱遭變故，我又夫死無子，你今權且過繼與我為子，相依作伴，後來倘或你父親不死，那時再歸宗也不遲。不知你意中何如？」李春榮道：「我今生欲與我父相逢，是萬萬不能了，若得恩母收留，便是重生父母了！」季寡婦見他肯了，滿心歡喜，就擇吉日備酒，請親戚宴會，認他為子。春榮向季寡婦拜了八拜，叫他為母。季寡婦又請個先生教他讀書，又令人代他沿江找尋父屍，並無蹤跡，只得罷了，按下不題。

再說李天造船至蕪湖起貨，不行也不思想發賣，終日啼哭，再沒個歡喜的時節。朋友再三勸解，終難釋然。守了些時，桐油沒行情，李貴勸李天造留一半在蕪湖候價，發一半到蘇州去賣。「蘇州是繁華地方，主人到彼遊賞、散悶也好。」李天造依允，果然發一半桐油到蘇州。不料蘇州也沒價錢，依然堆起。一日，李天造偶從縣口經過，只見兩個人在那裡相打，圍著許多人看。一個少年罵道：「沒廉恥狗賊，如何偷我銀子！」一個老成人道：「你不見銀子，與我何干，卻冤我做賊？」少年道：「我與你同房，門又不開，銀子不見，不是你偷，卻是誰偷？」那老成人道：「你的銀子誰人看見？知道有的無的，卻不白冤人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昨日買貨的五兩銀子，主人家都曉得，怎說沒有？」便趕向前道：「與你大爺堂上去講。」看的人也有說該賠的，也有說不該賠的，議論不一。李天造道：「這事糊塗，也難怪一個。依我說，莫若兩人各認晦氣，大家賠一半罷。」那少年道：「他偷我銀子是實，告到官還要枷號問罪，如何只賠我一半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冤平人做賊，到官怕不打斷你的狗筋？要我賠你銀子，只好做你的春夢。」眾人道：「這位老相公所言，各賠一半極公，若到官，你二人就有大不便處。」那少年見眾人齊說，便不敢開口。那老者道：「我是折本客人，莫說二兩半，就是賠你二錢半我也沒有。」李天造道：「聽老丈說話，像是湖廣，與我同鄉，既是沒有，我就代鄉親賠了罷。」因叫李貴稱了二兩五錢銀子，遞與那少年道：「請收了，不要再說。」眾人道：「難得這位老相公仗義，免了許多是非，大家再不許開口了。」那老者上前作揖謝道：「在下無辜受屈，怎累及老先生？」李天造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何足言謝？」遂別了回來。到次日早間，那老者訪問李天造姓名住處，即來拜謝。李天造接到客房中坐下，因問姓名，那老者道：「在下姓傅，名星，字友魁，湖廣武昌人氏。少年時也有些本錢，出外為商，但時運不濟，不上幾年，把些本錢都消折盡了。這數十年不曾出來。舊冬，因欠了一個鄉宦幾兩銀子，那鄉宦使勢，竟將小女搶去，以為質當。在下無顏居鄉，只得勉強出來，不料昨日遭此無妄之冤，若不是老鄉親解紛，還要受他大辱。」李天造道：「老丈寓中有誰人作伴？」傅星道：「一個小犬不幸死了，只在下隻身。」李天造聽了這話，打動自己心事，不覺淚下。傅星忙問為何墜淚，李天造道：「學生一個小兒也不幸死了。適聞老丈之言，不覺傷心，故此淚落。」傅星道：「令郎因何身故？」李天造遂將覆船之事細說一遍。傅星道：「我看老鄉親這等厚德，老天自然保佑，斷非絕嗣之人，或者令郎有人救起，也未可知。」因各問年紀，大家都是五十一歲。李天造道：「我與老丈俱是半百以外之人，前途有限，後嗣乏人，我今萬事灰冷，不知老丈尚欲何為？」傅星道：「老鄉親大才大用，若再娶妻生子，也還可望。至於在下，暮年隻身，流落異鄉，今日到此田地，除衣食之外，別無他想。李天造見傅星說話慷慨，便留他吃飯。又說道：「老丈既乏資斧，我又無人作伴，何不移了行李來同住？朝夕講講，也可消旅邸寂寞。」傅星聞言大喜，遂將行李取來同住。二人早晚間吃些酒兒，講些閒話，甚是相得。

過了年餘，忽然蘇州桐油長了，他六百兩銀子桐油，就賣了一千兩有餘，又思量要到蕪湖載那一半來賣。不期李貴忽然生病去不得，欲要自去，又怕往返跋涉，因與傅星商量道：「怎得一個人去載來方好？」傅星乘機說道：「弟蒙長兄厚愛，意欲代勞一往，但恐相信不深，未敢當此重托。」李天造大喜道：「兄若肯去最妙，大丈夫千金一諾，有甚相信不深？」傅星道：「長兄既肯見托，可寫信，弟明日即行！」李天造欣然寫信。行主人聞知此事，因悄悄對李天造說道：「我聞知傅客人與老相公不過是一面之交，怎麼便以千金相托？莫若老相公寫個信，我行中差的當人去罷。」李天造道：「錢財兒女都是命中帶來，就托他去，料也無妨。」行主人見他主意定了，不敢再言。次日，李天造將書信付與傅星，又取十兩銀子贈做盤纏。傅星接來，別了天造，一徑到蕪湖主人家，將書信付與。就說知蘇州桐油長了，前日載去一半賣了一千兩，如今要載這一半去之意。行主人道：「近日我這裡桐油也長了。這一半，雖賣不到一千兩，九百兩卻是有的。雖比蘇州少些，卻也省了路上擔干係，並僱船納稅之費。」傅星想一想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若有九百兩就賣了也罷。」行主人得了言語，不兩三日，果然賣了九百兩銀子。交與傅星道：「何如？豈不強似到蘇州去賣？」傅星把銀子一封一封兌明包好，收入房中搭襖內。

你想一個窮人，見了許多銀子都在他手裡，怎不動心？這夜事在心頭，翻來覆去只是睡不著。心下想道：「我一生從未曾見這些銀子，今日既到我手，卻又交還別人，幾時再得他來？況我女兒又當在別人家受苦，若拿這銀子回去，贖了女兒，招個女婿，教他做個生意，養我下半世，豈不是晚年之福？若# # 然執了小信，回去交還他，他不過稱我一聲好人。難道肯將這銀子分些與我不成？」又想道：「只是李老愛我一片美情，我如何負他？若欲負他的銀，恐天理難容。」又想一息道：「天下之財，養天下之人，那有定屬？前日在他，便是他的，今日在我，便是我的。若定然該是他的，他就不該托我，今既托我，自是他誤。我既到手，再要還他，豈非又是我誤？況且李老尚有千金在手，還是個財主，不至窮苦，假如他桐油不長，兩處只賣得千金，他也罷了。我這財主是落得做的。」又想道：「是便是這等，只是日後怎好相見？」又想道：「人世如大海一般，你東我西，那裡還得相見？」算計定了，天亮起來，對主人說要回蘇州，卻悄悄取行李，搭了上江船，回武昌故鄉而去。不題。

卻說李春榮在季寡婦家固想父親，懨懨成病，虧季寡婦盡心調理，方覺好些。李春榮因想道：「我記得父親入水之時，抱著我說：『他死罷了，留得我在便好。』此無過要存李氏一脈。莫如硬著心腸，忍死掙個人家，以慰父親九泉之望，豈不是好。」主意一定，身子漸漸好了。遂安心讀書，讀了年餘，胸中通透。

這年適值宗師考試，他與母親說知，就在縣裡報名要去考童生。原來白楊灣到武昌縣裡，尚有三十里遠，他僱船出門遲了，直至黃昏方到，不便尋宿店，就在船中宿了。此時是念三天氣，一覺醒來，將有四更，殘月初起。忽聽得岸上有人啼哭將來，李春榮驚訝道：「如何此時有人啼哭？」忙坐起來，側耳細聽。覺道，哭聲嬌細，是個女子，漸漸近來。暗想：「奇怪。」忙披上衣服，開了船門，跳到船頭來。看見一個女子，約有十五、六歲，身穿青衣，一徑望水邊啼哭而來。李春榮看見光景是要投水，忙上前攔阻，那女子向水中一跳，急得李春榮連聲叫道：「不好了，有人投水！船家快些來救！」等不得船家起來，先自跳入水中。幸得河邊水淺，只淹得尺餘，尚可文腳。李春榮扯住不放，又扯他不起。二人正在水中扯拽，幸喜船家聽見，也趕來跳入水中，方將那女子扶上船來。李春榮就叫那女子和濕衣擁入被中，又叫船家點起燈來，自己換了濕衣。因問女子道：「姐姐為何投水？」那女子一時說不出，嗚嗚咽咽，只是哭。李春榮再三勸解。忽岸上兩三個人，燈籠火把趕來。聽見船中哭聲，遂跳上船，鑽入艙中，看見女子坐在鋪上，便叫道：「好了，人在這裡了。」又見李春榮是個十七、八歲的小官人，便放刁說道：「我只道是這丫頭私自逃出，卻原來是這廝拐帶。」李春榮聽見大怒道：「你這人好沒分曉，這女子來投水，我們偶泊船在此看見，一片好心救他起來。怎麼說是我拐帶？」眾家人道：「既是投水，就該在河裡，為何在你鋪上？」李春榮道：「投水自在河中，撈救起來，終不然還在河裡？」眾家人道：「若是好心撈救，就該送還我們衙裡，怎麼窩藏在你船中？明明拐帶，還要強嘴！」就著一人先去報信。李春榮道：「方才救起，尚未曾問明白，叫我送到那裡去？」眾家人道：「我們萬鄉宦衙裡，那個不曉得？」說不了，那報信的家人，拿了兩條麻繩來說道：「老爺吩咐，既捉住拐帶賊人，可都帶回去，明早送縣。」遂將一條繩套在李春榮項下縛住，又一條繩也將那女子縛住，急得李春榮大叫道：「有這等冤屈事，我好心救人，到被人陷害！」眾人那管他曲直，橫拖倒拽，李春榮只得跟他上岸。那女子上岸大哭，又要投水，眾家人那個容他？不多時扯到萬衙。

此時尚未天亮，等一會，天大亮了。拿一個名帖，將二人扯到縣裡來。李春榮就如羊落虎口，無法奈河。那女子看著李春榮哭道：「都是奴家帶累官人，官人不要著忙，奴家就拚一死，到官也要說個明白！」李春榮道：「總是我年災月厄，與姐姐何干？」

直等到辰牌時候，縣官方坐早堂。萬衙家人候投文畢，便拿主人名帖，帶了二人進去，跪下稟道：「家爺拜上老爺。」因指著那女子道：「這丫頭是家爺房中使喚的。」又指著李春榮道：「昨夜四更被這不知姓名男子引誘拐帶，幸本衙知覺，急急追尋到水

口船上拿獲。今帶在此，求老爺正法。」知縣聽說，遂將二人一看，見李春榮少年俊秀，不像個拐子。那女子雖穿青衣，而骨格端正，並不是丫頭模樣。因叫李春榮到案前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人，叫甚名字，為何拐萬衙使婢？」李春榮忙磕頭道：「小的是本縣人，叫做李春榮，自幼讀書習文，指望上進。昨因老爺有明示考試，小的特來赴考，不期昨日黃昏，船才到水口。就在船上歇宿。到四更時分，忽聽有人啼哭，忙起來看，卻是這個女子投水。小的一時不忍，就叫起船家，同跳入水，救這女子上船，問他詳細，以便天明送還。不料這些惡僕，倚勢趕上船來，不問原由將小的鑽打，說是拐帶。有此冤屈，求老爺電察作主！」知縣聽了，又叫那女子上去問道：「你是萬衙丫環？叫甚名字？還是被李春榮拐帶出來，還是有甚冤苦，自去投水？須直說來，免我動刑！」那女子道：「奴家傅氏，父親傅星。自是良民，怎說是萬衙丫環？只因父親借萬衙十兩銀子，因生意折本，一時沒得還他，他就使勢將父親毒打，把奴家搶去作丫環使用。經今二載，百般凌辱，苦不可言。今又要強姦奴家，奴家思良家女子，怎肯受此污辱，情願投水身死，以表清白。幸遇這位官人撈救，反賴他拐帶，真是冤屈無伸。望老爺明鏡救拔無辜！」知縣道：「你父親如今在那裡？」傅氏哭訴道：「父親自遭萬衙毒手，逃往他鄉，杳無音信，不知生死。」萬衙家人忙稟道：「這丫頭巧說，老爺不要聽他！他父親賣了他，自往江湖去做生意去，怎說是毒打逃走？我們鄉宦人家討了他來，不作丫環，難道討他來做小姐不成？他既投水，怎生投在後生船上？這後生明明是拐子無疑，假稱童生赴考，求老爺盡法！」知縣又叫李春榮道：「你既是童生要來赴考，必曉得做文章。我今無暇考文，且出一對與你對，若對不來，假冒童生，這拐帶之事是真了。」李春榮道：「童生願求老爺出對。」知縣取過紙寫出一句道：

「禮別嫌疑遇色而動君子乎？」

知縣寫畢叫堂吏連筆墨遞與李春榮看。李春榮看了，忽然有觸，遂對了一句，呈與知縣看，道：

「道存拯濟見溺不援豺狼也！」

知縣看了歡喜，就有憐才周全之意。因叫萬衙家人說道：「我看這事投水是真，拐帶是虛。但投水未死，拐帶無髮，俱不深究了。這傅氏既是你老爺買來使用，你可領回去罷。」家人道：「這丫頭現在這男人船上提獲，眾人眼見，真正拐帶，何必更要證見？」知縣道：「若真正拐子，這女子既上了船，自應登時逃去，安肯住在水口等你們來找尋？況且這女子下衣盡濕，投水無疑。若要追求，便有許多不雅！莫若領回去為妙。」萬衙家人被知縣說了幾句，開口不得。到是傅氏聽見叫他回去，便哭起來道：「奴家出來投水，原為受他凌辱不過，若依舊跟他回去，奴家也不消出來投水了！情願死在老爺台下，決不願到萬衙去！」知縣道：「你父親少了萬衙銀子，你不去卻教誰人收留？」傅氏道：「奴家父親只少他十兩銀，怎便准折人家子女？」知縣道：「准折他固不該，然少他銀子，也沒個白白斷回之理。」因對李春榮道：「你撈救這傅氏自是一點仁心，但他雖離魚腹，卻未脫火坑。你何不代他納了十兩債銀，便是始終之德了。」李春榮道：「小的撈救這女子，是一時惻隱，出於無心。今若代還債銀，領回女子，是明明拐帶了。小的既業詩書，怎敢為此不明不白之事？」知縣聽了，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因對傅氏道：「這卻沒法奈何，你且到萬衙棲身，等待父親回日，自來贖你。」就叫萬衙家人速領去，萬衙家人看見不是風勢，便起身來領。傅氏見來領他，即放聲大哭道：「我是良家女子，怎受這般污辱？今日左右是死，決不到萬衙受罪了！」就湧身往丹墀下一頭觸去，幸得衙役人多，遂一齊救住。知縣忙叫拖回案前，吩咐：「不必心急，我自處。」忽縣門外鼓聲亂響，一個老人家跑到二門，跑著叫喊道：「老爺，冤屈！救命！」門上皂隸將那人往外亂推亂扯，那人死命叫喊，聲音我尚。終是傅氏女子耳尖，聽了大驚道：「老爺這叫屈聲音，好似小婦人父親一般。」知縣道：「這又奇了。」遂叫進來，左右帶至丹墀下。傅氏望見，稟道：「正是小婦人的父親。」知縣大喜，就叫至案前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有何冤屈？」那老人稟道：「小的叫做傅星，就是本縣子民，只因欠了萬衙十兩銀子，二年前，被他叫一班惡奴將小的女兒搶去，又將小的毒打。小的一個窮民，無處申冤，只得逃避江湖，吃盡辛苦，今幸湊得十兩銀子，回來贖女。不期今早趕到，四下訪問，方知他將小的女兒百般凌辱，小的女兒義不受辱，昨夜拚死投水，幸有人救起，今又假捏拐帶逃走，誣誑老爺。小的趕來哭訴，求老爺救拔！」因回頭看著女兒哭道：「我那兒，苦了你了！」知縣又問道：「你還他十兩銀子在那裡？」傅星就在腰下取出呈上。知縣叫萬衙家人吩咐道：「傅星欠你老爺銀十兩，今已交納在此，可拿文書來取去。這女子斷與他父親領回。」家人道：「這丫頭是家老爺要用的，求老爺發與小的領去，就是傅星要贖，也要到家老爺處去算明方好。」知縣道：「是非曲直，既在公堂斷明，豈有復到私衙再論之理？況這女子性如烈火，倘有疏虞，就是你家老爺也甚不便，莫若與父親領去。」遂筆判道：

審得傅星欠債陷女，貧寒所使；傅氏受辱投河，烈性使然。李春榮仁心援溺，幾遭不白之冤，本縣深念，開籠作垂青之地。幸傅星端歸，以夙逋十兩，追原稟給還原主，事俱銷釋。傅氏隨父歸宗，並無葛藤。李春榮無辜受誘，情實可矜，候考案作養，逐出免供。

知縣判畢，讀與眾人聽，眾人叩頭感謝。惟萬衙家人掃盡高興，只得回去取原約來領銀子。

傅星領女兒出縣，迎著李春榮拜謝道：「多蒙李官人好心撈救，感謝不盡！又帶累官人跪官跪府，心更不安。本該請官人到寒舍拜謝，奈離鄉日久，舊宅俱屬他人，今日只得暫屈官人到酒肆中一敘，聊表微情！」李春榮答道：「令愛投水，偶然撈救，此亦人情之常，何足言謝？況老丈初回，尊居未定，父女重逢，萬千之喜，正宜速速安置，不必以學生為念。」遂回身要走。傅星道：「李官人勿勿要行，也不敢相強。請問住居何處，以便後日好來拜謝。」李春榮道：「學生住居叫做白楊灣，渡江過去只有三十里。」說罷將手一拱，竟回去了。傅星只得領女兒到寄放行李一個舊鄉鄰人家來借住。父女訴說從前之事，又悲又喜。傅星又將囊中將有千金之事對女兒說知，傅氏大喜。傅星要買一所房屋居住，又想：「我年老無子，今女兒長大，莫若揀選一個女婿依傍終身，到是美事，且待選定女婿，再買住居不遲。」因此就送了鄉鄰些房租，權且暫住。訪問數日，並無一個可意女婿。想起前日救女兒的李官人，人才聰俊，到是一個佳婿。但未知他有親事否，因又想到：「我前日原許到他家去拜謝，莫若備一副禮，只說謝他，就去看看機會緣法。」主意定了，與女兒說知，備了四色禮物，叫了一隻小船到白楊灣。叫船家擔了盒子，訪到李家來。

原來李春榮得了知縣之力高薦上府，府中有了名字，送與道考，提學考過，回家候案。因見傅星來謝，滿心歡喜。慌忙迎入，彼此到謝。李春榮收了禮物，因與母親說知，備飯相留。飯罷，傅星就請季安人拜見。季寡婦鄉民人家，又是中年，竟出來相見。見畢，傅星道：「我學生今日一來拜謝，二來有一事奉懇。」季寡婦就問：「何事？」傅星道：「我學生不幸有子早亡，只存一女，為因貧困陷身宦室，前日投水幸遇令郎援救，感德無涯，今學生欲擇一佳婿，倚托終身。因見令郎青年高才，立心仁厚，後來必定大發，意欲以小女仰結絲蘿，也不負一番援救之情。不知老安人尊意何如？」季寡婦道：「小兒偶然相遇，原出無心，怎敢當尊親盛意？」傅星道：「學生來意甚誠，老安人不必推辭！」季寡婦就叫兒子進去，商議道：「今日傅老這頭親事甚好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原來李春榮自見了傅氏美貌，雖口裡不敢妄言，卻也有幾分動心。今聽見要與他結親，正合他意，因說道：「這是聽憑母親做主，何必問我？」季寡婦見他肯了，忙走出來對傅星說道：「尊親厚愛令愛賢淑，豈不願結絲蘿！但恨家業凋零，聘財涼薄，怎好仰攀？」傅星道：「老安人不必如此說，俗語云：『愛親做親』，聘金不必論，我學生也無甚妝奩，我在江湖上數年辛苦，只掙有數百金資本，盡付令郎當運。學生老矣，就在府上吃碗現成飯，以待天年罷了。」季寡婦聽了歡喜道：「親家既以至親相托，小兒定當供養，決不敢忘！」說未完，忽見學裡齋夫來報，李春榮進了武昌縣學。大家歡喜不盡，一面收拾酒飯、喜錢，打發齋夫去了，一面就留傅星住下，議定親事。

到次日，傅星辭回。季寡婦就央一個近鄰為媒，到傅家來求親。傅星依允，就擇了一日行過聘來，又擇了一個吉日結親。不期宗師發下牌來，仰縣也是這個日子送學。季寡婦就打發李春榮帶了迎親的鼓樂轎馬，並迎入學的彩旗等項。到了這日，李春榮同一班新進的，到文廟謁聖，又到縣問謝過縣尊。李春榮就吩咐轎夫、吹手，到傅家來親迎。傅星因波江路遠，日午就打發女兒上轎，自家也坐一乘轎子，就自送來。一路上笙簫鼓樂，吹打到家，季寡婦迎入。一對夫妻雙雙拜堂，拜罷，迎入洞房。真是大登科、小

登科並在一日，大家歡喜。又收拾後面一間房，與傅星居住，李春榮與傅氏因有救溺一事，愈加恩愛。到了滿月，傅星就請親母與女婿、女兒同在面前，將拐李天造的九百兩銀子，交付與李春榮，道：「我老朽連年江湖所積，盡在於此，賢婿可收了，或買田地，或別營運，聽憑賢婿主張。我老朽前途有限，只望不飢不寒，以終天年足矣。」李春榮道：「供養岳父，乃小婿分內之事，何敢當岳父重賜？岳父還莫若留下別用。」傅星道：「我年老，江湖上也懶得走了，留在身邊也無用，賢婿可收入。」李春榮還要推辭，到是傅氏說道：「這是父親的實意，不必辭了。」李春榮方才謝了傅星，收入房中。一家歡喜。

過了半載有餘，李春榮忽然想起：「父親溺死四年，骸骨無存。李貴押著許多桐油，不知何處？家中尚有許多產業，一向要去查訪，只因恩母獨居，不忍出門。今有媳婦侍奉，出門便不妨了。」又想到：「若說明為尋父親骸骨，事又久遠，必然不肯。昨聞得縣尊行取入京，莫若借送他為名，出了門，再寫信回來，便不妨了。」算計已定，就與母親、妻子說知。叫一個家人服侍，帶了行李、盤纏，辭別母親、妻子、岳父，渡過江來。送了縣官起身，就僱一隻船，順流往下江來找尋。這一日，江上平風靜浪，船家搖將下來，到晚灣泊，又是烏江項王廟前。李春榮認得，想念父親在此遭溺，就上岸買了紙錢，來到廟中項王座前，燒香拜禱，道：「竊聞彰善癉惡，明神之職也。尊神以正直、威靈坐鎮江干，自應培復良善，豈可因一時微禮便妄作威福，致人非命？痛父李天造，真心為善，刻意修身，尊神聰明，豈不照鑒？奈何於四年前，過神廟前，只因不曾入廟叩拜，便陡起風波，以致覆沒。至今骸骨無存。使我為子的抱終天之恨，今望尊神鑒李春榮烏鳥之情，大發威靈，指示蹤跡，使李春榮得獲父親遺骸歸葬，便當重修廟宇，以彰大王威靈不爽也。」禱罷又拜，哭泣一會，方下船安歇不題。

卻說李天造自托傅星到蕪湖去載桐油，過了一月並無消息，行主人道：「傳客人去久不來，這事有些古怪。」李天造心下疑惑，此時李貴病好，遂打發李貴到蕪湖來訪問。李貴去了回來，方知：一到兩三日就賣了九百兩銀子，交付與傳客人來了。行主人跌腳道：「我前日對相公說：這姓傅的不可托他，你不肯聽我，今日如何？」李天造聽了，歎一口氣道：「總是我命中少欠他的。」心下不快活了幾日，也就丟開。只是想著兒子，沒心沒腸，不把買賣在意。李貴見主人如此模樣，因勸道：「老相公既為大相公以傷心，不思營運，在此也無乾，莫若回鄉去，家中尚有許多產業，或過繼一個兒子，以娛老相公晚景，強似在異鄉流蕩。」李天造聞言。遂收拾行李，也不買貨，竟將資本藏好，辭別主人，僱一隻船往上江而來。恰恰這一日也灣泊在烏江項王廟前。李天造想起昔日父子在此遭溺，不勝悲傷。又想起：「項王廟不曾寫得緣簿，以致如此！」遂上岸買了香燭，進廟來哭訴道：「弟子李天造，為善半世，只生一子，前日過廟時，不曾叩謁，其罪甚小，大王為何就顯威靈，以致吾兒死於非命，使弟子孑然一身，竟無所歸？大王最有仁心，何獨於我這等慘刻？況當日匆匆開船，皆李天造之罪，與幼子何干？大王到反寬我之死，而奪幼子之生？若是我李天造前生作惡，今該絕嗣，大王何不再顯威靈，登時覆沒江中，使我骸骨得與亡兒同埋魚腹，也強如在人世受此孤獨之苦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廟中道士忙來勸解道：「老居士不是這等禱告，大王最有靈感，老居士只須許個大願，包你父子還有重逢之日。」李天造道：「許願何難？若說父子重逢，今生萬萬不能了。」道士道：「神明之事，豈人所能測度？你發心許個大願，寫了緣簿，看是何如？」李天造道：「這有何難？師父就拿緣簿來我寫。」道士聽了，連忙取過緣簿、筆硯來。李天造道：「若說父子重逢，這也無望了，如果大王有靈，指示孩兒李春榮骸骨所在，得能歸葬，便是神聖可憐。弟子情願以三百金助修廟宇。」遂提起筆來，寫在緣簿上，寫罷，再拜四拜而起。道士看了滿心歡喜，就留李天造入去吃茶。原來，李春榮去後，李天造才來。天色已晚，只吃一杯茶就下船去了。

此時七月下旬，五更時殘月甚明，船家認做天亮，又見風浪不生，李天造往南，李春榮往北，兩處一齊開船。行不上一里，忽一陣旋風，烏雲陡暗，對面不見。兩個船家慌忙叫了，李天造聽見，忙披了衣服走來到船頭來看。李春榮也被船家叫喊驚醒，也扒到船頭來。見滿江烏暗，辨不出東西南北，船家只是駕著亂蕩。真是神聖有靈，忽兩個船頭一撞，船家叫喊連天。李天造與李春榮立腳不牢，被大浪一衝，兩個人就像有人推他一般，墜落江中去了。說也作怪，自二人一落水，就風平浪靜，雲散月明。李天造與李春榮雖然落水，卻喜得都在淺灘之上，又有蘆葦，只得抓著蘆葦，你攙我，我攙你，步步扒上岸來。李天造歎氣不歇，李春榮只是號啕痛哭。此時，月色雖明，卻是西山殘影，照人不甚分明，又兼滿身沙泥，如何認得？捱了一會，天色漸亮，二人對面一看，俱各大驚，再細細一看，認得分明。李天造忙扯著李春榮道：「你到像我孩兒李春榮耶？」李春榮大喜道：「孩兒正是李春榮！這等說，你真是我爹爹了！」二人相認，滿心歡喜，各說出遇救緣由。李天造道：「我只道與你今生萬萬不能相見，誰知卻有今日。真乃神靈護佑之力。如今我船中資本覆沒，我也不恨了。」李春榮道：「今日父子相逢，便是人生大幸，這些資本不消論得。況孩兒蒙恩收留，新進了學，娶了一房媳婦，又蒙岳父贈了八、九百金妝資，盡可過日。父親萬勿愁貧！」李天造聽了大喜。正說不了，只見李貴僱了二、三隻小船，沿江找尋將來。李春榮看見，認得李貴，忙跑到岸邊來叫道：「李貴，這裡來，這裡來！」李貴聽見蘆葦中有人呼喚，忙叫船蕩近岸來，仔細一看，著了一驚道：「你可是大相公麼？」李春榮道：「正是，老相公也在這裡！」李貴聽說，又驚又喜，只見李天造也走到岸邊來，問道：「大船壞了，你身邊還有盤纏麼？」李貴道：「大船不曾壞，現在項王廟前。三人大喜，同下小船，蕩到項王廟前來。不但李天造原船無恙，連李春榮原船也安然無恙。只見帶來的家人，在江邊張望，看見李春榮回來，十分歡喜。連船家也歡喜不了。廟中道士聽見說外面壞了船，又都收回來，忙出來觀看，見是昨晚施主，又聽見說父子重逢，他也歡喜不盡，就走到船邊賀喜。李天造接入船中，作揖致謝道：「多感老師指教，大王真正顯靈。」道士道：「小道昨晚要老居士許願，包你父子重逢，老居士不信，你不知道這大王神通如響之應聲，如今方見小道之言不謬。但老居士的願心，也當速完為妙。」李天造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因叫李貴稱五兩銀子，遞與道士道：「這五兩銀子，煩老師代學生買副豬羊並香燭祭獻之物，學生完了此願，方敢回去。」道士接了銀子，滿心歡喜，就忙上岸買了物件齊備。到了中午，道士來請入廟拈香，李天造就取了三百兩銀子，同兒子進廟來拜祭道：「向日弟子愚蠢，過廟時匆匆開船，不曾拜謁大王，蒙大王譴罪，以致父子分離，今投誠大王台下，又蒙大王神力，使我父子重逢，弟子原許三百金重修廟宇，今不敢負心，僅如數獻上，伏乞大王昭鑒！」因將三百兩銀子，送在神案之上。又同李春榮拜了四拜，就道士收好。又說道：「此銀不可花費，就要動工收拾，待工完，我再來祭獻。那時另有謝儀酬老師父之勞。」道士道：「老居士作福，我小道怎敢造罪？況大王威靈怕人，決不負老居士誠心！」就留李天造父子入內散福。飲了一回，方才作別下船。又遇順風，平平安安一日就到家。李春榮先報知母親、妻子，說道：「項王廟中父子重逢，如今現同回來。」季寡婦與傅氏聽了大喜，忙出來相見。先是李天造與季寡婦對拜，李天造深謝收留撫養之恩；季氏就謝蒙令郎隨奉之事。二人拜罷，春榮與傅氏拜見公公。李天造見兒子進了學，又娶了媳婦前來拜見。心下好不快活！李春榮叫人搬取行李上岸，打發船家回去。遂吩咐治酒賀喜，又走到後房與岳父說知，請出來相見。傅星聽見說女婿父子重逢，也不暇問甚名號，便歡歡喜喜走出來相見。到於堂中，兩個親家對面一看，你認得是我，我認得是你，倉促中容不得委曲，只叫得一聲：「啊呀，原來就是你！」李天造正要周旋，傅星早羞得滿面通紅，立腳不定，往裡就走，連連叫道：「羞死我也，羞死我也！」李天造忙忙來趕道：「既做了親，便是至親了，何必如此！」傅星早已躲入房中，不肯出來。李春榮與傅氏俱不知為甚緣由，驚訝問故。李天造在堂上不好明說，因同兒子到裡面將前情說了一遍。李春榮又對母親、妻子說了。大家方知賠家的九百兩銀子原是自家的。李春榮與妻子同到後房來安慰傅星道：「岳父何必著急？此事乃小婿與令愛婚姻有分，故幻出一段機緣，岳父若不如此，何能湊合？此雖人事，實天意也！況這些資本已蒙岳父見贈，與交還家父一般。況如今已做了親戚，就有些差錯，也不妨，岳父何必愧悔？」傅星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只覺有些沒嘴臉見人！」傅氏道：「爹爹有甚不是，見公公謝一個罪便了。如今是一家人那裡躲得，須早出去相見！」說不了，李天造已走進來，說道：「親翁何固執如此？我與你昔為好友，今為至親，何必以這些錢財介意？」傅星道：「錢財固不足論，但覺負了親翁一番相托，心實不安！」李天造道：「親翁雖負於我，然培植小兒一段高誼也可相償了。」就扯到堂中對拜四拜，方才坐下。傅星謝罪道：「末親從不負人，前日因小女陷身宦室，一時兒女關心，忙忙回來。初意還打帳完了小女之事，另置貨物，以報親翁之命。不期遇令郎救援小女，一段高情殷殷不捨，結此婚盟，以致不能如願。雖弟負心，實實如鬼使神差

一般！」李天造道：「親翁不必如此說，人生離合悲歡，都有定數。就如弟與小兒，四年前在項王廟遭風失散，誰知今日又在項王廟遭風相會？小兒無心撈救令愛，誰知與令愛結為夫婦？弟與親翁不過道路偶逢，誰知做了至戚？細細看來，天無私、神有靈，一毫由人不得。傅星點頭道是。正是：

臨財母苟勸君休，一念差池恩變仇。

假饒掬盡湘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當時鄉鄰、親友聽見李春榮尋家親回來，都來賀喜。李春榮已備下酒席與父親、岳父會親，見眾人來賀喜，就留下同飲。因說許多會合奇事，眾人稱快！傅星因說道：「末親尚有一段奇緣要與親翁撮合，湊成一門之奇。」眾人道：「更有何奇？」傅星道：「小婿夫妻會合，一奇也；親翁父子重逢，又一喜也。只是親翁鰥居，親母寡處，無意中同居一室，豈可使小女有不合疊之公、姑，又豈可使小婿有不同牀之父母？這段奇緣末親欲躬執斧柯，成全倫好，不知眾親鄰以為何如？」眾人聽了，大笑道：「傳親翁高倫，又近人情，又合天理，妙不容言！」滿座皆大笑，歡飲半日方散。到次日果然都來說合，李天造江湖久鯨，又感季氏收留兒子，有甚不肯。季氏雖說守寡，然尚在中年，又見兒子、媳婦都已認真，卻叫父母虛擔其名，殊覺不便。況眾親又來攛掇，便也不盡推辭。眾人見二人心允，就叫李春榮替父親行禮，又叫媳婦替婆婆出嫁。大家歡喜，盛治酒筵，請李天造與季氏結親。自此之後，一家和順。

過了數月，李天造又到辰州，將舊家產業俱收拾到白楊灣來。又感項王有靈，年年祭獻。後來李家成了一個大族，子孫綿綿不絕。傅星暖衣飽食，安享下半世。此雖天理不差，神靈有准，大都皆是李天造信心積德，故能散而復聚，離而複合，篇成一段佳話。傅星只道撈了銀子，天南地北再無相見之期，誰知狹路相逢，弄出一場羞恥？有詩一首為證：

奸謀詭計不須誇，權柄牢牢造化拿。

我命有時終屬我，他財無分必還他。

心腸壞盡成何用，德行修來自不差。

試看物皆歸故主，又賠一個女如花。